



佔半齋

洪

^ 16
2368
8



和
2368
卷 8-8

佑昇齋文卷之二

日本國居士重俊字說

日本使者師川竣事將還以居士重俊之請求字
於余而並徵其說余惟朋友字之古也僕處箕封居
士處日域風馬中之不相及也奚知其為人而敢
居朋友之列耶雖然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
倫僕幸與居士並立於天地間雖謂之朋亦可也
請以世英為字而中其義夫才過千人曰俊智出
萬人曰英人之有俊德者必有英才苟才德之不
相侔則何以謂之豪傑乎漢之八俊晉之五俊隋



中
申

抑
抑

之兩俊唐之四俊蓋有其實故能享其名今居士
舜假老氏之道以為服而以古之豪傑者為重而
慕望嗚呼希聖者聖之徒也希賢者賢之徒也則
希俊者亦豈非俊之流也乎我仰聞師川之言得
其為人焉其才足以挾千人其智足以兼萬人也
而其尚友之志又如此果能推是智而益勉焉則
前日所慕望如漢晉隋唐之士皆風斯在下矣其
蜚英於世曷有已焉登山而求虎入海而尋龍將
於居士焉爭先覩之為快夫如是豈特為一時之
英將為千萬世之英無疑矣重俊毋讓焉

鬻駱說

昔莊周感木鴈之事而語其弟子曰周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噫周之欲處其身類吾駱也余家畜
一駱馬三年于茲人遠而視之也其體尤然甚大
引其蹄占地甚闊倍駑馬三四步鳴則踈首長嘶
是則其材也及其迫視也骨節表露飼之日夜而
其腹不果馳則臆脊異運而左傾右側使乘者撼
四支而涕五內不堪其勞憊性又善驚恒若恐惶
雖雀鼠過之而吹鼻歷皂僕夫誤落鞅鞞必騫坡
注澗驚定而後已是則其不材也余家貧歲又大

歛妻孥不厭糟糠而催糶之吏朝莫到門唯啜僇
辱余無以應之命老矣持斯馬鬻諸遠方旬有餘
日而得半價以還余不以半價罪奴而盡歸之大
倉因默誦之曰斯馬也不終始見畜於余者以其
骨節之表露也以其乘人之勞憊也以其性之善
驚也而其易售者以其危大也以其闊步也以其
善鳴也向若去其所謂不材者而益其所謂材者
則余雖賤喜騎者也芻豆未給而當與余俱飢飽
焉余何遠之有且使牽而過之千戶之里門日售
月衍而無顧之者則吾將付屠肆少年鞞其皮弓

終
非
節

其筋綴其尾而已欲為臃腫之木能鳴之鴈翼全
其天年不可得也決矣吾以謂不材而棄之人以
為材而收之果可謂材耶雖然吾有所感焉物之
離合物之常也是馬始雖見棄於余而卒歸富人
之家又能輸其價以償其舊主謂之材未也而謂
之不材亦未也吾故曰周之欲處其身類吾駱也

新刊周禮攷

周禮周公之作也與周官一篇相為表裏周官載
其槩周禮錄其詳第恨冬官未及成而公已考工
記之補蓋漢儒之陋耳後世遂以此疑非周公之

書殊不知非聖人無以作也中原文獻知尊是書者無幾况海外乎毋恠夫吾東方講貫者之絕無而僅有也運值休明 文德大亨是書嘗徑印布而猶不博于四方帶方尹相公孝孫觀風嶺表巡至鄙邑慨然語及于是宗直欲成公之志以所藏鑄本進而請之公欣然即命分刊于十三邑未數月而告訖遂鳩其板于清道郡閣而藏之於是乎齋紙未印者動以百數噫非公之決於有為安得百王經世之典一朝而徧於遐荒晚輩之目邪况今 聖上方隆至治一故教一制作皆本於

關雎麟趾之美意一部周禮殆將次第舉行俾東人得見三代之盛於千載之下未必不由今日始也

跋松都錄

高麗氏都松嶽幾五百年而止當其全盛時君臣歡洽粉澤升平非惟城池觀闕可以示威重而供游衍也其公卿大夫豪民富商園池第宅色紫霞枕男山鱗錯拂比雜以僧寮塔廟爭奇闔麗金碧相輝及我 真主龍興定鼎漢陽而不數期王氏之高高下下經營倚疊者蕩然無遺銅駝荆棘

黍離盈目逮于今八十餘年其遺民少者老耄壯者冢木已拱又孰從而徵其往日之繁華邪大雅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積之五百年而不之毀之一日而有餘噫王氏之都其可謂今日之殷鑑也歟成化十三年春吾友昌寧成磬叔與仁川蔡者之陽川許獻之竹溪安子珍夏山曹大虛磬叔之猶予世明世源等休告遊于是余聞之以為必有行錄焉越明年夏大虛始携以來觀其訪花園而徘徊爭八角殿下想崔鐵園之贊狂童犯上國及義旗之旋也聚車塞街巷以戈洞門者而入此

所謂自怒曷瘳者也謁大成廟痛土塑之非古登演福淳屠嘆釋氏用福田之說陷溺人主殫極鬼功而終亦不免於頽塌至乾德殿抵威鳳樓崗齋昨礎砌半荒因想八關之會大敵毬庭錦繡千堆笙歌競沸君臣耽樂連夜達朝至若歌木雞於五冠帛穆王之輕馬窺陰豈於朴淵危文宗之試驗歷長源迺福寺亭悲文士之輕佻放蕩以致喋血朝市放逐君父權臣之禍歷世靡定凡五百年間昏明成敗之迹觸于目感于懷者罔不收拾之於錦囊如玉唱而金酬也如墳吹而箎應也如天

孫之七襄而春空之蜚雲也余撫卷嘆曰多乎哉
鑑誠昭而諷諭著三百篇之旨不越乎是矣諸君
方且昵侍經帷以裨益聖聰為職其於伏細齟歲
丹宸之際不暇遠引古昔而以高麗治亂為龜鑑
而啓迪之是錄當有助焉如僕者有志於斯遊亦
久矣昔者在朝齟齬然困於卯申不能一出敦義
而北轅况今邈然繫官於嶺外乎况今齒髮漸衰
金馬玉堂之夢日以落落莫予雖然如天之福早脫
馬羈而濟勝之具猶有可恃也則矧諸君之遊而
和諸君之作誰禦之有

馬
作
帶

輿地勝覽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

上命承政院召今平安

道觀察使臣成倪忠清道觀察使臣蔡壽洵臣宗

直出示宣城府院君臣盧思慎等所進東國輿地

勝覽五十卷仍

傳曰是書據祝穆之編提其

事要兼采詩文博求而廣記之於國家文獻誠有

所益然其間山川及古實恐脫略而諸人之作荒

冗散雜者頗有之卿等宜更讎校彙括期至於精

當其凡則一以大明一統志為法臣等聞

惶遂開局于

景福宮之弘文館與今典翰臣

李昌臣副正臣申從獲正郎臣金孟性等謹閱元
藁而就加刪輯未幾以旱荒而寢之翼年二月復
命臣宗直臣昌臣從獲俾率其緒校理臣李
宜茂副校理臣俞好仁修撰臣崔溥相踵而同
事焉其山川城郭樓臺廟刹訪諸計吏郎主建置
風俗人物古蹟質之諸史子集訛者正之缺者載
之序記詩銘之有關於沿革創修風土景致者或
因或增其非所關者則並削之至若諸司官職州
郡姓氏邊徼烽燧特稟 睿裁添入事要天文
分野亦考漢書錄于平壤各邑屬縣及鄉所部曲

今廢為村落者並附古蹟兩界近塞地分及海外
對馬等島亦附連境之地卷首總圖則錄祀典所
載嶽瀆洎名山大川八道各圖則只錄州縣之鎮
山其四至四到並附著于圖面所刪雖非一二而
所增者實衆故更釐為五十五卷凡八閱月而迺
克完焉臣宗直竊惟中原之地雖偏方小邑莫不
有圖志苟欲蒐討成書其力甚易我東方則自三
國以來朝廷之上尚缺簡籍况郡邑乎今是編之
成出於俗諺見聞采摭之餘而去取莫定又未得
其當然幅員之內古今已然之迹精粗巨細一開

卷而了然在目雖不敢擬一統志而較諸方輿勝覽則實無愧焉以之嘉惠于四方後世未必無小補云

跋金君節對馬島諸詩後

余嘗讀圃隱集霸家臺之詩竊嘆以為斯作不過記風土叙陰晴而已而其志節恢恢犖犖有非恒人所易窺測然他日經濟之業亦可因是以求其仿佛焉達可誠天下士也及今觀吾君節氏對馬往還諸作夫豈多讓於彼哉仲尼有言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君節氏信乎其可行也

已其在舟中也波濤崩蹙舟航傾仄貼於危急者不一再而泊然嘯咏如據枯梧於閑齋明窓之下噫其胸中何可量已達可之後吾見是人矣

跋成磬叔觀光錄後

自天下觀之全燕一彈丸也自全燕觀之大東一黑誌也吾磬叔氏由黑誌而攝彈丸其見聞之博洽其言語文章之奇偉浩瀚出於平昔萬萬也其故何哉蓋燕非舊日之燕也今為帝王之都東非舊日之東也今為禮義之邦磬叔氏生長乎禮義之邦遊歷乎帝王之都其山河城郭之壯舟車人

物之富禮樂文獻之宏麗也光景風俗之融侈也
有觸于目即應于心有應于心即發于文其遊刃
恢恢若吾胷中素所蘊畜之而習慣者然噫磬叔
之於見聞誠博洽矣磬叔之於言語文章信奇偉
浩瀚矣苟由燕薊而騁齊魯之遺墟挹楚越之清
風觀周秦之故俗其見聞其言語其文章不當如
是而止耳若余者終身鬱鬱回翔乎黑誌之地甕
天其見襍線其才宜見笑於司馬子長之流也歟
歎豔之不足詠嘆之不足於是乎題其錄後而歸
之

書金判書小詩後

故判書金文平公吉通峇花川權相公城之詩書
於中原之竹絲紙詞致清粹溫麗筆勢又妍妙叔
經其表德也二字類八分判書李子清陵君順命
乃克肖者也得之於花川裝縵為軸冒諸壁上朝
瞻暮仰口詠心惟以寓夫羹墻之思焉一日出以
示宗直宗直嘆曰此纔數寸之簡二十有八字之
絕句而亦可見前輩之文雅也然所可見者詩也
其所不可見者豈詩之所能盡乎清陵所以終天
永慕而不能已焉者宜也記曰父之琴瑟不敢御

手澤存焉尔毋之杯圈不敢飲口澤存焉尔節孝
徐先生以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古之仁人君子
於前世器用與夫木石微物尚不敢褻之如是况
詩者出於性情書者成於心畫乎清陵所以晨夕
起敬而不能已焉者亦宜也吾想夫清陵既盡子
職於其身而又遺其子孫使之珍重保護不忍忽
棄則金氏繼述箕裘之業將勿替於無窮矣孟子
云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吾於清陵亦云

題李利川褒美諭書後

僕讀兩漢書肆宣章二帝憂民之切也其憂之也

切故其所以待字牧之良者尤拳拳焉勞來流民
不怠而賜爵關內侯者膠東相王成也吏民同謂
不煩而勤天子詔書者襄城令劉方也論者雖以
偽增八萬口而譙成雖以無他異能而少方然而
二帝之用心其仁藹如也漢世循良之吏蔚然輩
出豈非職此之由耶百世之下亦有其事焉吾同
年友雞林李君清勤人也遭遇 聖明即署侍
從皆所歷敷其分符而治南川也有襄城不煩之
效而無膠東增占之詐吏畏民懷一境晏然監司
考課每為畿輔第一我 殿下特降綸綍以褒

獎之就加峻資章服一新父老歡欣四方聳動噫
其為勸不亦多乎我宣帝功賞之詔章帝安靜之
褒不得專羨於簡策而王劉之未純斯為下風矣
君名有仁字山叟益齋文忠公之遠胄也文忠之
孫寶林在前朝累典名郡其故蹟去思至今照映
人目君之善於治民蓋其家法云

萬卷堂記

古之人有好藏書者雖不可枚數然皆韋布寒素
之事也其生長富貴享王侯之樂而嗜書者蓋少
而藏書者尤未之聞也其在西京河間獻王以金

帛購書所得皆先秦舊書其多與漢朝等是時淮
南王安亦好書而八公之徒俱以方術進率多得
辯豈有採輯故事使先王禮樂不甚淪於若河間
之為也河間之藏書之厄會屢更焉聚而復散散
而復聚其聚者不在於老氏藏室道家蓬山則布
於韋布寒素之家於是乎益嘆夫獻王之賢為不
可及矣元有天下且百餘年文明之治靡間華夷
駙馬高麗國王自為世子時來居輦轂好學樂善
出乎天性言其貴則世祖之外甥也言其勳則有
浴日補天之烈也言其富則以一身而館兩國之

印也而早厭富貴愛靜好閑視棄其國不翅若脫
屣乃構書堂于燕邸六經諸史百氏之書靡不購
求華匱緹巾十襲以藏森然蔚然與石渠天祿擬
其富天地之道皇王之故生民之紀律盡在是矣
遂扁之曰萬卷堂嗚呼獻王不可見矣得見如獻
王者於千百載之下豈非書籍之大幸耶王以深
衣緇冠游息於斯歲修於斯與大雅君子如姚如
趙如虞諸公周旋講劘於斯其臣如權漢功李齊
賢亦皆東海偉人也雖以余之不肖亦嘗間廁其
間自藩垣而歷庭除自庭際而窺堂奧未嘗不沈

浸涵泳有所得而後出焉王之波及於人可謂盛
矣雖然王之用心豈止於此而已耶所貴乎聚書
者以其能考究遺典參以胷中之權度時出而為
經濟之用也王今雖居閑順養皇上之眷倚不以
衰朝廷有大制作召王而訪之當以經禮折衷而
敷奏則天下受其賜矣王國距京師幾三千餘里
王之在此也其輪載泉布以供王之費其弊甚鉅
王能卷堂之有馱之以東歸使博士掌故掌之嗣
君有疑而咨稟王當稽經誦律援古證今使不失
故於其國則東民蒙其澤矣上以著蔡於皇朝下

以燕翼於後昆王之令名益震耀於天下後世矣
其聚言之利不亦博哉不如是徒對黃卷中聖賢
何為也翰林學士承旨某記

觀海樓記

鐵城之南崖有樓焉昨海之滔不尺不咫巋然翼
然若蜃氣結構而騰空前與撫夷樓隔海相望縣
大夫李侯貴羨所重新也凡南裔之邑岸大海為
樓臺者不可以一二數然其俯視溟漲無若斯樓
之襯切焉成化十一年鈴平尹相公受命觀風于
辰韓之墟襜褕英蕩遵海而南既弭節于是登樓

四顧是日也颯毋屏氣天日褰開波濤安帖一碧
萬里旌麾旖旎鼓角清雄魚鼉鷗鷺遊躍相集相
公神怡心曠混希夷起鴻濛髣髴與安期生羨門
子附肩以遊平生雲夢彭蠡之曾襟益以恢拓於
是乎咏鄒書觀海之語命為樓扁且題二十八字
以形容今日之泰平既而巡至天嶺語及于某而
俾為之記某再拜而復於公曰斯地之雄勝萬古
如一日然而朝代或有隆衰而人心之憂樂繫焉
某少時薄遊山巖海澨嘗登是樓而望之其東則
合浦乃元之征東元帥府也忽敦洪茶丘狐假虎

威憑陵縱視湖南數千里亦彼推剝造戰艦督軍
餉此為徵輸之途民物騷然其南則巨濟也自新
羅時為重鎮逮至麗季累經兵燹人烟一空魑魅
所宅卷土而僑寓內地者幾百餘年當此之時又
焉有斯樓哉雖有之顧登而樂之者誰歟厥今

聖明重熙累洽農桑樂業海徼尤盛合浦轅門
貌虎如林投石拔距人思一戰巨濟舊壤流亡復
還戶口倍增更成樂土戎海諸營星羅碁布黃龍
五牙檣帆匝海其西之彰善其北之海平牧馬成
群雲錦籠山當此之時登斯樓也把酒臨風雖欲

不樂得乎而况相公節餞所指山嶽動搖一喜則
一道均蒙其慶一怒則一道俱怵於威春陽秋露
生乎造次乃今覽物興懷歡愉舒暢而海涯之草
木禽魚皆被顧眄肇錫斯樓之嘉名而聖賢立言
之微旨隱然寓於其中古人弛張之道君子誘導
之方斯可謂之兩得也已矣噫異時樓之成毀不
可以逆覩然而觀海之稱直與山海同其久長樓
名之不朽即公名之不朽也李侯與其亦獲黃魯
托名於斯樓幸孰大焉

安陰縣新創鄉校

朝鮮受帝命尹東夏首以闢庠序育人才為務雖窮陬遐裔莫不有鄉校由是文明之治度越前古安陰為縣介居山谷實小且僻然其登帳之戶殆一千有奇自減陰徙治于利安且已五十有七年為邑如是其久也生齒如是其繁也而學舍至今未克建生徒貿貿僑寓或僧舍或縣司前後凡六所最後依於縣宰之廢衙湫隘頽頽非惟師生之次無別先聖先師憑神之版亦且束之屏處每春秋釋奠始出而陳之以祭嗚呼何其慢易之至於斯耶原厥所以守令則曰簿書期會不獲謹於監

司足矣吾不知其他學官則曰饕餮供具屬廢之矣營繕非吾力所及不肯出一言以勸守令乾沒之與鋪歆相遭弛慢縱吏各廢其職觀民風者雖歲一至焉而生徒苟備烏巾青衿謹於迎候則以為不愆於禮漫不問學舍之修廢此所以幾於六七年而無作之者也我 殿下即位之四年中原崔侯榮自晉州通判移莅于茲余兄仲容方為訓導道同志合語及于是慨然有營建之志于時朝廷有旨令諸道修葺學校兄語崔曰時不可失卜地於縣治之北三里許得享岩寺舊址林麓幽邃

是乎齋其誠在家則有父母於校則有師長其省
謂唯諾服勤諫諍於是乎比其敬在家則有兄弟
於校則有朋友其友愛恭順麗澤摩勵於是乎推
其信苟能是則學不出於黌序而德成藝立他日
興於鄉立於朝舉此而措之無所往而不綽綽然
矣諸生復應曰敢不書紳以毋墜先生之命遂記
予辭以擬夫白鹿洞規云

澄源堂記

甫城李候基聃治昌寧之一年弊祛利興吏民畏
懷乃撤玉泉僧舍作新堂于客館之東填垣墻塗

瑞音堂記

丹腹既畢而吾行適至觀其庭除幽靚窓牖玲瓏
連峯鷲其左眾樹蔭其前民居八九竹籬茅屋隱
映于其後賓客之來登者擺塵啟而福清風憑欄
舒嘯尤宜於望北焉候執爵而問名於余余誦陸
蒲州之言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
其源何憂不簡請以澄源為扁何如候笑領之既
又徵其記余曰昌寧古之火王郡也新羅郡縣以
火為號如密城為推火靈山為西火者不知其幾
而茲地獨名為火王豈非以地大民眾甲于火維
之列郡故特尊而稱之與厥後真興王陞為下州

與上州並置軍主則其為雄藩劇地可知也已自
高麗中葉降而為縣至今因之然而戶口之阜物
產之饒猶夫昔日也且其民俗醇厚綽有遺風為
其長者苟理之得其要則一教條之領一號令之
行民之趨之如子弟之於父兄也夫焉有違忤之
慮哉政苟通矣則雖有興作可也而弘中燕喜之
堂永叔豐樂之亭可以備高明游息之具者四百
年來絕無其所願其廳事賓館面勢側僻堂宇庫
隄平時則胥矣當赤熒燒空之日人之至者惘惘
然如入深甕中思甕壇而不可得得非火三之所

可愧耶噫前後守宰固難枚數其間公耳忘私者
有幾簿書米鹽猶不暇給至以大滿為須臾而不
遑他顧良可惜也今李侯到是於是曾任湖南之
大興以其親庭隔遠欲便迎養亟上章而移管于
茲其本既已端矣為是堂也不巧購村瓦而承朝
旨借寺村不旁求形勝而求之跬步之隙地不別
徵民力而均役吏戶不日而成其要亦已得矣夫
為已則端其本處事則得其要昌寧雖大且劇何
難治之有蒲州所謂澄其源者如斯而已吾想夫
昌寧四境之民安於出作入息曾不知官之有是

役一日造於庭則見其前日之荒區穢壤化而為
華甍巨楠也前日之荆榛與草化而為嘉花異卉
也前日之魑魅狗彘之蹊化而為碑甃之與礮砌
也莫不眴睢嘆息以為茲地之勝顯於今者若此
之神其獎於古者誰之咎耶是殆天慳地秘待我
候而發爾余於是益嘆候為政之不擾操術簡而
成功敏宜為長民者楷法故既名之而樂道其善
云

迎日縣賓賓堂記

東海之濱有縣曰迎日或稱臨汀蓋新羅東表之

地也新羅初渾沌未鑿制度無聞及其中葉賢君
繼作始通中國稽攷彌文朝日夕月載諸國語賓
出餞納紀於堯典以為古昔帝王欽昊天授人時
其政不過如斯而已雖無祖宗之故亦可以義起
官置太史臺崇瞻星而曆象主測之制隨以寢備
于其時是縣當其暘谷之次故得號以是焉高麗
太祖於代德弘革之際捨臨汀而復令名豈無謂
歟嘗聞縣之東十里有都祈野野有日月池至今
人稱羅時祭天之地此其明驗也諺所傳迎烏細
烏夫婦之說何其不經之甚耶羅人之好恠類是

不足徵也成化十三年中原魚候得湖以武藝吏能剖竹于茲德孚而人信海晏而歲穰每徘徊倚雲亭以寄勝槩又欲使賓客之來遊者寒於斯暑於斯故更構堂于亭之右而涼房燠室具焉塗墍既以書抵余請記余嘗泛蓮于蔚城徃徃因蒐兵至其縣而登所謂倚雲亭者縣人曰此舊李使君知命所作也余縱目觀之南五里許有山曰雲梯巔屹紆鬱噴雲吸霧山中有小性居士之遺蹟焉東北七里許有大海鯨濤接天蜃樓成市即日本之西涯也山若海之間田原廣隴川澤相重有立

曰皮暮有亭曰大松沙洲逗白松竹送青蘿落桑麻映帶遠通合形補勢以效技於譙門之外暮而宿焉明日昧爽徙倚亭上翹首以望東方雲水一色乍明乍暗頃臾紅光騰起數十丈而日輪躍出升于天矣余駭而嘆曰今日之瓌觀真符於縣名矣李侯前輩懷槃之士也故其所規制能觀天之奧若此今侯後李侯幾四十年而能補李侯之所未及而潤色之斯堂之名不可苟同於亭也別以寅賓為扁以配夫縣名噫海內濱海之地非一而登萊之嶋夷為測景之所海東濱海之地亦非一而

雞林之臨汀為朝日之地侯雖非義和之官而六
載之間無一日不賓于扶桑之杲日則吾所云不
其中的矣乎侯苟以為可則斯記可傳否則更求
之當世之能文者而發揮焉可也

仁同客舍重修記代縣監金浚作

仁同百室之邑也其地濱于洛之東涯實據嶺南
中路之要衝焉非惟皇華之使敷政於南服者往
來相繼也如日本流求九州三島之夷奉琛重譯
而至者朝而送夕而迎四時不絕其厨傳供帳比
之輿郡為甚鉅邑雖小而其賓館不可自同於鋪

國而又同一鄉其幸之幸孰大焉子夏有言曰四
海之內皆兄弟况乎生同國處同鄉雖非同源共
系之人其於情義為何如哉是以先王畫閭比樹
粉榆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驩然
有息以相交粲然有文以相接其不率教者則有
不媿不睦不任不恤之刑其沁人情而設教也至
矣降及叔季教化陵夷民心澆薄雖親戚昆弟之
同里閭者視之如秦越之不相干况非親戚昆弟
者乎且以吾東方言之三國之俗不及於箕邦高
麗之俗不及於三國當今之俗亦安敢望於高麗

我舉一隅可知其三侯以吾州而觀之他可類推矣侯曰噫有是哉雖然秉彜之天千載一日變移之道特在夫人耳自吾州而復古何如某曰侯之言及此豈徒一鄉之福其於 聖明風化之助為甚大但媮末之極一朝而還淳也難矣侯曰吾州雖處在海維去京師甚遠然山川堆秀土壤肥饒世家士族之保喬木居田園者比他邑為盛凡吉凶慶吊大小相資之事及良辰吉日同樂大巫之儀不可不講也且以八鄉六鄉四鄉之制立朝著而檢鄉風者亦不少往往持節來自過攏展省其迎勞飲餞之禮不可不勤也倘或因是而剔致厚俗吾之志也某曰無教之之具規規於儀物抑末矣然本之以忠信而為之不懈猶可冀其漸革舊汚矣但其財費出於誰耶侯曰義田義財古有行之者往歲吾州之望朴相公捷為方伯煦撫父老有加焉逮其還朝也遺之以管中布幾匹穀幾石於是鄉社諸公議為永久之畜遂合前日所有而立為義財穀歛以時全其本而用其贏歲以為恒規此其大較也某曰可矣所慮者典幹非其入用度失其節則其匱乏可指日待矣侯以何道而

使勿替邪侯曰歲之豐歉而直之高下存焉事之
踈數而用之煩簡係焉在乎隨時適變耳若其典
幹者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吾州之大而何患
無人無仁義之心者則已苟有之其於風俗歸厚
誰不用其極歟其永久而勿替也吾恐在是矣其
曰是矣有餘矣遂書以為記云

內班院記

宮臣之有局其來尚矣蓋取象於天文而傍侍乎
宸極于以掌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調劑膳羞掃
除庭戶其為任雖褻而其所關不既重矣乎宮正

宮伯始於周黃門常侍昉於漢內侍給事見於唐
內班殿頭稱於宋雖官號之因革不一然其居之
密而職之專則歷代皆同書曰僕臣正罔敢不正
其在執御之臣猶然況中官乎自昔忠謹自持者
未嘗不獲福驕傲怙寵者未嘗不罹禍國亦隨之
以隆替焉深可畏也已本朝自建都以來置內侍
府于迎秋門外又於掖庭永巷之側闈內小房為
丞待給事者夙夜趨蹌之所逮我 聖上肇錫
名以內班院所以復宋氏之舊也所以別外庭之
班也外庭之班則三公六卿下至百執事皆在焉

公猶石執事廷見有時奏事有日自非賜對陳謨
則伏青規而望清光為日不多矣非如內班朝夕
讜閑環侍於前後左右君上之一動一靜罔不親
慣焉夫以側微之資處深嚴之地其秉心持身宜
何如也忠佞邪正代各有人擇其善者而體之其
不善者而戒之可矣然則勤心納忠多所裨益者
史游也清儉退厚不舉武猛者良賀也固辭茅土
慷慨直諫者呂強也稟性忠強排去佞邪者非具
文瑜乎天資端畏不尸大勞者非馬存亮乎累請
退休乞毀三司之券張茂則其人也出入禁闥六

十年而循謹無過馮世寧其人也茲數人者身保
寵祿而芳烈垂於後世嗚呼成柯之則其不在茲
乎至若諛諂媚主佞邪邀寵援引黨類妬害忠良
聲色技巧辜權財利凡所以中人主之欲者無所
不至人主不幸而一為所中則儼若墻之飾握樞
撥之重放溢偃蹇莫能禁御睚眦之嫌必期報復
頓鈴之族亦齒華貴於是黜陟刑賞之柄潛移於
下卒之國家危亂而身伏敵刃自齊之豎貂以至
于漢唐宋之諸宦皆一律也嗚呼覆轍之鑑其不
在茲乎厥今日月中天靡幽不燭中外之臣或否

必聞况内班之近且習者予居雖禁密實十手十
目所指視之地苟一毫有怠忽之心鮮不及矣兩
露之澤烏可以苟冀而雷霆之威烏可以苟免矣
夫如是則今之居是院者孰有違伐柯之福而貪
覆轍之愆者哉然而古人座右之銘誠非虛設故
謹承

綸旨而為之記云

環翠亭記

昌慶宮之後苑有新亭曰環翠直通明殿之北與
岡巒體勢旁橫側展長松萬株環擁而立又植密
竹數千挺以補其隙前臨大内結構參差駕鱗碧

鑲莎階苔甃相助為翠微之氣自通而遠則崇墉
之外有闌闔闌闔之外有郭郭郭郭之外有巖岫
終南之烟雲東郊之草樹攢青抹綠爭效奇於欄
楯之下者千萬其狀此亭之所以得名也然其所
以為人主燕息之所則實在彼而不在是焉是亭
也歷九閤之阻聯六寢之邃幽龍寥闕高明斐豈
蓋其地自 祖宗置離宮以來儲祥畜祉秘而
不發幾至九十餘年適遇我 殿下堂構之秋
而倏然有成豈非有所待而然耶退朝清讌之餘
往往布玉趾以登法宮之仗一切屏去服夏右之

衣岸光武之憤怡神澄慮與道為謀至若青陽和
暢草木敷榮則感乾坤生物之仁而疲瘞鯨寡何
以無飢薰風南來畏景爍空則咏帝舜解愠之操
而滿登清陰何以均施黃落在侯萬寶告成則曰
吾民什一之歛不可過制也滕六屑瓊沍氣龍裘
則曰吾民較癡之肌不可更勞也凡四時之景一
經于宸眼者皆取以為發政施仁之資不惟
是也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
不為也然則一弛一張之具亦所不廢如欲抽經
而質疑鴻碩之儒可以並召如欲選射而觀德決

拾之士可以耦進予以從容顧問予以講習武備
何莫非君國子民之嘉猷偉範耶此我 殿下
作亭之深意而中和位育之極功是可以馴致也
昔宋孝宗營翠寒堂於禁中嘗召趙雄王維等奏
事堂下古松數十清風徐來帝曰松聲甚清遠勝
絲竹夫孝宗宋之賢主也平時無燕遊聲色之奉
宮室苑囿之娛而乃達斯堂顧不啻安佚而拳拳
於迺訪宰輔以防壅蔽之害其英風雅度至公燁然
於簡策之中今我 殿下聰明仁聖遠過孝宗
而斯亭之設偶與之同前後聖賢規模制作異世

而同符吁可想已彼芙蓉雙曜之時壯觀於上陽
獎思韶芳之葺重煥於未央皆為遊政巡幸之備
耳烏足為今日道也誠願

啟下毋怠毋荒永

有一心每登眺之際深懼玩愒之易流而必以懷
保小民為祈天永命之實如上所云則我朝鮮億
萬世無疆之休寧不在茲乎臣敢以是為獻成化
二十年七月日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承旨蕭達
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金宗直拜手稽首謹
記

風詠樓重營記

尚處洛水之上游而為監司之本營實東南一大
都會也皇華賦政之賓日域獻琛之使往來繼屬
由竹嶺者不能三之一而率由冠縣州當輻湊之
交焉宜其有崇樓傑閣稱儀刑而壯觀瞻抗高明
而祛炎燄也此風詠樓不可以不重修也我
殿下十有八年丁未春淳昌薛公順祖握左符于
是州觀斯樓之薨楠撓傾欄楮捨閤瓦飄于簷雨
淋于壁赤白之飾漫漶剥落登之者絃管未陳而
恒惧之色可掬慨欲新之其秋通判高陽申侯瓚
續至議以克合越明年春農務未興命鳩材而輸

之城中及秋八月始撤舊宇恢拓其制三十餘
日而介斧巧鏝已息其用矣樓之宏敞華嚴無與
為敵城池間巷皆有德色而凡境內之山川為鎮
為浸者倏若增其高深焉公於是介吾友州之教
授周君允昌走書徵記於僕僕按州之故元之泰
定丁卯重繕館宇位置得宜者牧使金永煦也而
記之者謹齋也逮皇明洪武庚戌闢館之東偏作
新亭其地者牧使金南得也而名以風詠且記之
者牧隱也詩之者陶隱也庚申兵燹亭亦燬燼未
幾就其舊址易亭為樓者牧使家園也而記之者

陽村也今公之重新斯樓也其制謀程功足以追
配乎二金一宋而所以囑其為記者顧不得班於
四先生之徒弟也如之何昔韓退之記滕王閣以
詞列三王之次為有榮耀僕強顏續貂於四先生
之後必賭世人之捧腹將縮瑟之不暇又焉有所
謂榮耀哉雖然公之命終不置不敢固辭姑述其
梗概又從而為之歌曰舟車之會兮四達之衝冠
蓋結轍兮異邦趨風不有斯構兮宴犒奚托誰能
執熱兮逝不以濯商山蒼之兮洛水泂泂前者有
繼兮層樓軼雲縈紆清洛兮翠嶺商顏淳昌之續

予攷久不刊

映湖樓重新記

映湖永嘉之名樓也其江山瑰偉之觀雖或讓於
晉之蠡石密之嶺南然而同據洛水之岸在商山
曰觀水樓在一善曰月波亭殆不能與斯樓爭甲
乙焉高麗恭愍王避紅巾南奔駐蹕于州遊是樓
而樂之既還都御書蓮手寫樓額三大字以錫州
入通判申子展增大樓制以揭之至今輝映于甍
棟間此則蠡石嶺南之所無有也子展之作距今
百有餘年其間守宰豈無治其楹桷板檻之腐梳

者蓋无級輒之穿缺者然人心不同曲修人事者
苞苴問遺之為急徒守規模者簿書期會之不暇
誰肯用力於修舉廢墜以漂吾所畜之財用乎樓
之日以頽圯無足恠已吾同年齊安金侯耄由御
史中丞縮左符于茲未數年政通人和仍歲穰熟
且土田咸獲之訟一道之人投牒監司願歸于侯
侯每當二分之際夙夜裁決伸者負者俱滿其意
由是收質之錢布充溢帑藏侯於是謀諸吏民政
構斯樓遂以戊申三月日召募游手輪役吏戶基
地則因舊而尋引丈尺頗有增損其崇廣頓加三

之一至其赤白之餘金泥之榜亦燬耀改觀才閱
數月而厥功已就州民耆幼瞻仰咨嗟咸以為神
焉越明年春侯抵書於僕曰願有述僕輒不自揆
竊喜與浚菴收隱二老聯名其間遂操觚而嘆曰
侯之為政廉平不苛動以法度其視曲修人事者
不啻若狗彘其視徒守規模者不啻若僕隸吏民
愛而敬之如見龔黃於千百載之下其為一樓而
興功豈不有餘裕哉况古來稱淳厚之俗無如是
州其民可以易使乎况是樓之修非為逸遊也非
為後世名也只毋墜舊規而止乎抑僕益有所感

矣昔成化初身屬橐鞬從事于蔚山戎幕凡二暮
嘗以事往來是州非一二遭至則必登是樓倘佯
瞻眺其東三十里即青鳧之境也沙麓祥雲謁之
屬天直與周室有郅之慶同其久長其北十里則
瓶山也逆萱千騎扼于險阻遂至崩奔偽將授首
王氏之義氣大振于東南此戰為之兆也西望豐
岳象元進之先順後恃不得與六太師共享功名
南望葛那山蒼翠撐空其烟雲草木宛帶金生學
書揮洒之餘勢焉徙倚既倦必泛舟信掉灣碕曲
渚溯洄上下或至夜分興盡而旋凡樓之勝賞左

右逢原而所得者多矣今已二十餘年尚耿耿往
來于宵中也倘使侯之大滿獲遂余南還之計則
當以單僮匹馬再遊湖上與侯登樓話舊且賦詩
以續夫州民之輿頌云

慶尚道左廂元帥府題名記

嶺之南博太為諸道最而洛水乃中分其區焉高
麗時置元帥府于合浦洛東西州郡之兵皆為所
隸至其季世乾綱解弛雲海沸騰寇賊之衝突無
恒所以一帥府提兵遠赴東救則南擾南討則東
陷疲於奔命而往來不相及濱海之地蕭然一空

言之可為於邑朝鮮啓運島夷龍言服南琛大貝充
溢尚方然而 祖宗安不忘危恢闡遠敵始分

左右道建左廂於慶州之境其後議臣不一革于
壬辰復于甲午又革于丙午又復于丁巳自是移
鎮蔚山逮今埒于右廂屹然為藩維之重焉

殿下十二年宗室進禮君以龍節蜺旌總戎于茲
余首忝為賓佐時方大平教閱繕理之外無餘事
念前帥名氏不可泯沒欲一切表出之而無簡志
可稽有老校粗言其畧因得牒置以來三十有三
人遂緒次而疏諸策葦復遷居之歲月并注其下

因展而閱焉則有輕裘緩帶如羊叔子者勤儉耐
勞苦如封常清者樸厚誠信如張洎儀者身常操
鍊差彊人意如吳漢者忠勇如關雲長者公清如
裴玠者雄武如狄天使者遂撫卷嘆曰吾乃今知
題名之有益也其著於勸戒之義昭矣後來者歷
指前人名氏而觀之如遇上所云者則必舉手加
額幸其居之同而希其德之類苟反是者則必欲
唾罵塗抹恐其一動作之似也其勸之戒之不既
深且嚴矣哉惜夫當時書記機宜之闕其官六十
餘年間三十三人除拜替罷謀謨建白之蹟不了

了也向非老校之言其名氏亦何從而徵之是則
余及後余者之責也評事金某記

將星樓記

合浦為縣在國之極南滄海之垂其外則對馬一
歧博多諸夷也颿風而往來不能為窮日之程自
元世祖東征日本始置元帥府于其地嶺之南大
小六十餘州皆受其節度逮于本朝雖左右分
管而山海形勝城池厚完左廂不得同年而語藩
維之壯如是宜其有若井幹落星抗雲表而凌蜃
氣臨睥睨而壯屯營也然而城中只一小樓在廳

事南短簷撓棟庑湫偏側殆為轅門鐘漏而設耳
非為其臨眺也噫前後為連帥者不可以枚數其
經始規度筭無遺策何獨不能於此耶意者勞戍
卒興土木以成登陟觀玩之所非為將者之所急
也雖然在搶攘之時則可矣遭值 聖明海波
不揚不有高明之具游息之物其何以貴飾升平
之氣象乎况賓軍之事無日無之賓有饗餼獻酬
之節軍有教閱蒐獮之規苟無崇樓廣榭以迎侯
控壓之非所以示三軍之威重也成化十有一年
冬綾山具相公以凋戈壽甲建牙于茲未幾月而

師貞于律夷欵于關猶且不忘暮夜之備身常操
鍊不懈益嚴一日登小樓四顧而嘆曰城之雄勝
若此而樓之儀形不稱何哉視壅而志滯氣煩而
慮亂不可以頃刻居也爰諮賓校程工議力檄召
山僧寶印於泗州斥其舊址乃闢南廡間以構之
中起三楹周以步檐梁招甍楠縱橫若神閑闕洞
開階級峻截既成而登則天增其廓地增其夷山
海增其綿曠城池增其高深以至旌節葺燾戈矛組
練頓生精彩至若日出鳳巖雲飛斗岵陰晴朝暮
倏忽萬變凡所以奔走效于譙門之內者率與平

昔異觀焉於是軍吏爭來賀曰吾營之久吾帥之多吾樓之迂適在今公封疆利害議於斯軍旅賞罰決於斯賓客燕犒樂於斯公之咄嗟與神為功宗直喜公之為一樓而得與師之心李贊皇籌邊之作不能專美於古也故樂為之書

榮川小樓記

邑于竹嶺之陽榮為第二其山川明秀其邑居爽塏其民俗儉易往往製錦于是者類多君子人而其表表在人耳目惟河浩亭洎崔公元濶鄭公習仁三人而已今守烏川鄭先生亦其齊驅者也以

親故辭臺府出為是郡凡所設施似若有縣譜恂恂以奉上煦煦以愛民依依以嫉邪用有馭之資化易治之民譬若庖丁之以無厚入有間夫焉有杆格之患哉不期年而政通人和暇日登字民樓喟然曰郡為使華賓客踰嶺往來之衝有使華必有賓佐每當畏景窓擁蒸鬱思欲濯清風而祛習志使茲在是賓佐何居遂環視館宇於東南隅得冗舍一區乃拓而新之稍崇其柱傍繚以檻其下鑿地為池種魚數斗池中有島植以苦竹八九科間以雜花蘭芷被其岸芙蓉冒其波方塗墍之始

余過而登焉蒼松伍伍籬落閑閑綠疇黃壠如繡
相錯映帶鑄俎以至桑耘者不得休于蔭牒訴者
無患阻于障有助於勸督剖決之政為不少於是
執酌而慶於主人曰世之守令懦者為人所拘持
不克自振雖官府頽頽撐扶以了歲月而莫敢一
搖手剛者矜其智巧而輕用民力諉以承稟營繕
不休至使千室如被榜撻先生之為則不然出於
餘力即舊而新因閭而廓一毫不以勞於民費於
帑雖在郡朝者亦不知有是役也而過客得避溽
濕無虞於救暵茲其所謂仁人之舉也哉噫躔先
生而至有所作為者動以先生為法則庶乎為賢
守令矣

慶尚道地圖誌

為將者不可不知輿圖也平時則已至於倉卒其
山川險易道里遠近苟不目慣心熟則雖有方畧
無所施矣我慶尚一道二面濱海本邇在極南實
與島夷相望卒然短狐毒蜃出沒睥睨或追捕或
救援馳檄徵葭其能懸度而合事宜乎余為是懼
籌于盛府命畫師寫一道廣輪張之廳事然後其
名山大川邑落郵傳烟臺斥埃襟帶要衝之地瞭

然目前當今 聖明在上海不揚波然撤桑之
計不可不豫萬一有警按是圖為策應之術豈無
小補雖於山磯回互海岸隅限戶口多少未能毫
分而縷析其視聚米擬端倪畫地陳梗槩者不可
同日記也評事金某誌

善山地圖誌

輿地之有圖古也天下有天下之圖一國有一國
之圖一邑有一邑之圖而邑圖之於守令為甚切
焉蓋其山川廣袤戶口多寡墾田贏縮道里遠近
於是乎有考焉以賦征於民而均差其租庸調以

奉公上寧可少耶善州之地跨江東西縱橫以筭
幾百餘里號為坊村者大小凡五十餘新羅以來
世為大邑逮于今而田疇日闢生齒日繁每歲財
賦之數視尚若星相埒焉為守宰者苟失於檢括
勾稽則鮮不為強宗猾吏之所欺蔽者齊民之受
害可勝道哉宗直府人也扮榆之不保久矣歲丙
申承乏為府使叨莅吏民晝繡之榮於分已過夙
夜思念所以荅故鄉父老之望者惟在於均賦役
欲均之惟在於明簿籍簿籍已粗明矣又命畫手
悉其山川井落倉廩院驛繪之于一幅戶口墾田

道里之數亦疏逐村之下既成使置之黃堂之壁
一邑封域了了然盡在眼中每遇科歛調發之際
先考其籍次按是圖而與之裁闕狹則庶幾吾民
得蒙一分之賜而強猾不能行膏臆於其間矣然
豈敢以是為永久之規也哉成化十三年秋九月
府使金某誌

朝鮮故黃胡安公神道碑銘

本朝之興將百年于茲其間號為大平賢相者才
一二數而尤村黃翼成公為之冠至今人無貴賤
稱之不置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有如翼成之子孫苟能幹父盡而食舊
德以不忝其所生則謂之世臣夫誰曰不可故判
中樞府事胡安公即其人也公諱致身字孟忠系
出乎南原府之長水縣高麗平章事崔洪胤之外
孫有諱均底者贈議政府參贊其子諱君瑞江陵
大都護府使贈議政府左議政江陵寔生領議政
府事世子師贈南原府院君諱喜即翼成公也公
乃翼成家嗣妣楊氏清州人典書震之女贈貞敬
夫人公生而魁偉年甫五六騎牛李先生見之曰
真英物也稍長能自課學不懈
太宗恭定大

王闈之謂翼成曰卿之子自力於為學可無愧董仲舒之下帷也因錫名董超授恭安府副丞後以其名不類昆弟改賜今名陞司宰直長其後累遷司贍注簿司憲監察戶曹佐郎司醞署令皆有能名宣德丙午拜刑曹都官正郎有勢家占齊民為奴婢積訟五十餘年公視事不誤月而決還良籍物論快之明年陞四品以西職兼世子翊贊後返文資三品為判通禮門事兼尚瑞少尹癸丑擢承政院同副承旨居三年以事免俄拜禮曹參議移戶曹尋陞嘉善為中樞院副使轉漢城府尹

上聞其能剖析枉直無間言甚器重之拜京畿都觀察使舊例供進之物不分土宜守令責辦於民為弊已久即進白于朝隨其所產以進民便之歲滿拜慶昌府尹轉刑戶曹參判甲子陞資憲戶曹判書改判漢城府事戊辰居貞敬憂壬申居翼成憂服除拜中樞院使以賀聖節使赴燕京自

祖宗以來累請宋史于大明而未遂至是更付奏以請公果得秘府一本以還

白魯山告子

宗廟錫公鞍具馬加從官一級

明年以本官兼都鎮撫天順丁丑拜忠清道兵馬

節度使治形名撫士卒有古名將風公自少有射
譽一日以習兵出畋矢貫獸而着于枯槎不可拔
軍吏嘆服以為李廣之穿石不能加也召拜仁順
府尹移仁壽府辛巳陞崇政判中樞院事未幾罷
閑居數年成化丙戌公之弟烈成公令從者竊摘
園柿以歸邀公共嘗公嘆其美及還園中實之鮮
紅者盡矣方知見給其相與歡謔多類此值

世祖幸永膺大君之第聞之謂永膺曰吾兄弟友
愛亦當如之即召公拜同知中樞兼都摠管時公
年七十請致仕不允戊子陞崇祿令 上即祚

再度乞骸不允己亥判中樞府事明年又乞骸

上遣經筵史官敦諭就職越四年甲辰以疾卒享年
八十八 上震悼為之不坐朝者二日遣使弔

祭公始因門地見用而能以寬厚勤恪歷事累朝
位望崇重終始一節而壽未及翼成者才二歲
世祖每當巡幸必命公為留都將丞稱之曰郭子
儀豈以忠信富壽子孫衣冠之盛可以擬之耶先
妣宗簿判事金淇女後妣黃象女生男九人女五
人曰事親麻田郡守曰事長武科僉知中樞府事
曰事賢中部錄事曰事兄武科司憲監察金氏出

也曰事忠振威縣令曰事孝登第今為兵曹正郎
曰事恭武科今為工曹參議曰事義早卒曰事敬
內禁衛黃氏出也金氏女長適檢叅議禹孝新次
適判官蔡潭黃氏女長適漣川縣監安堯卿次適
護軍李九經次適承仕郎申叔檜內外孫男女凡
五十六人曾孫男女凡五十一人既除喪二年正
郎來請墓碑之銘于宗直宗直辭而不獲遂為詩曰
揭揭黃公鸞停鵠峙江陵之孫翼成之子非但瓌
姿其德實似幼而希董錫名自天孤矢亦威命中
應弦都官申枉時論稱快華問乃振長途云邁斗

標攸擢版曹連拜京北部決又騰萬口赤縣甘棠
貞海細柳民免童殺戍無偷狗宋史紀傳帙逾數
百公賚以回 天子之錫爰告大廟賞賚有赫
偕弟烈成友愛采芻為園柿為戲可見湛樂聲徹九
重用勉華萼玉輦巡遊公必留鎮擬公汾陽終始
忠信教子若孫其笏滿床良辰吉日衍衍一堂三
達五福人實難俱公舉有之往牒所無鴻樞十載
入競為儀軻云世臣非公其誰累勤乞骸天不愆
遺飭終允洽哀亦有慶凡公後人盍圖于永

朝鮮故議政府左贊成李公墓誌銘

公諱坡字平仲韓山人稼亭文孝公之四世孫也
文孝與其嗣子牧隱文靖合相繼中元朝制科俱
為圭齋歐陽公之門下使天下知吾東方之有韓
山由李氏之父而東方之景仰山斗後世無異
辭者亦歸於二公焉文靖生贈領議政府事良景
公種善良景生領中樞院事文烈公季向文烈遇
知我 世祖大王功載大常積累之澤益大以
遠公其中子也妣大丘郡夫人秦氏知鳳山郡事
浩之女也公生異凡兒年十五已涉獵經史通大
義又善綴文十七中司馬試十八登辛未科以校

書郎選為集賢博士累除應教未幾試副知敦寧
府進知承文院轉司憲執義得第八年之間超至
通政年芳而位高人不見其驕矜色己卯丁文烈
公憂服闋除世子輔德累判內資禮賓寺癸未由
僉知中樞府事擢拜承政院右承旨為左為都凡
三年朝夕啓後裨益弘多 世祖嘗御便殿獨
召公引其手以龍顏摩其面時 世子侍顧謂
曰此他日汝臣也其勿忘遂命親酌以飲之陞嘉
善漢城府尹轉戶曹叅判戊子九月 睿宗即
位如京師請承襲而甲午丁大丘憂居廬三年既

除以同知中樞兼五衛都總府副總管廷吏曹參判甄拔人才各當其器 上以平安一路乃天使經由之地須用有風采善應對者乃加公資憲為觀察使明年以事罷還知中樞府事兼都總管藝文館提學又如京師賀正庚子拜禮曹判書一日入侍經筵退食賓廳 上令中官賚烏犀帶一腰以賜曰深嘉卿典禮三載無有過舉且供職之暇能不忘經史遂超加崇政臺諫交論其不可上批其疏曰論人不論級乃予平日之志勿復言公素稱該識典故儀禮尤其所長凡朝廷大禮古

制雖存而踈簡可疑者公必商度古今務合於理貞熹王后之喪事多倉卒公能節其變通永寧殿用樂與 宗廟異公啓臣嘗記 世祖之言於穆清廟祀文王之詩而用之郊用之廟我國保大平定大業之樂通用於 宗廟永寧殿亦可也臣觀龍飛詩非徒述 太祖之功兼記桓王已上四祖之德永寧殿用樂合依 世祖之教上以為然壬寅南至日 命公制黃鍾管實灰候氣氣至而灰果飛其博洽類此在禮曹凡六年乙巳三月拜議政府右贊成俄陞為左明年二月某

日以疾卒享年五十三計聞

上震悼為之輟

朝二日罪醫官之不以疾來啓者吊祭賻贈一如舊式公天資豪邁完豁聰明絕倫善於談論平居未嘗讀書而性理之源及歷代興亡治亂言之亶亶嘗於宣政殿

上令諸宰論難庸學宣城廬

公思慎首設性道教三字次以理氣先後二書表裏往復不已公應之如響

上曰非李判書不

能東人氏族世代雖微者皆辨其支流高麗諸科以來至于今某榜某壯元某第幾名枚數之不誤一人前後迂除俱帶館閣歷叅知舉得士甚多河

東鄭公麟趾常以公輔許之公亦自期焉繼長孤卿而遽辭聖明悲夫公歟鈴平尉尹季童之女太宗大王外孫也子二人長天次德潤尚瑞院副直長女二人季天長適富平教授鄭洙生一子直長娶寶城郡守李贊之女生四男是年四月某日將窆于某原銘曰

韓山之李稼穡其根牧又濯濯碩大以蕃歐韓令聞揚于天下世以趾美公其肖者少而充積英華曄然累遭

聖明鵬路翩翩金鑿迪簡爰長喉

舌天不違顏奚啻咫尺便殿橫經睿獎密勿寅清

堂中展也揚摧通天之犀絢耀周行堂堂槩度允
合巖廊天公何酷不使期頤刻詩竈石維昧之詒

俞處士墓誌銘

成化十八年壬寅冬十一月初三日咸陽省谷之
處士俞君卒于家得年八十有二其孤好仁以宗
直相從於文苑甚久且曾為郡大夫知厥考為詳
故再以書乞銘嗚呼其可辭諸君諱廕字某高靈
縣人其遠祖迪琮為吏于縣子松奇以一戶三丁
免吏籍松奇四世孫甫仕至通禮門祗候甫生堅
伯軍器少監堅伯生信監門衛中領郎將即君之

考也妣徐氏保勝即將安敬之女達文三年辛巳
六月日君生于全羅之長水縣早孤徐夫人撫之
使就業既長通經書大義屢從鄉薦連不得志遂
絕意榮利而甘於澹泊一畝之宮一簞之食晏如
也性又醜籍與物無競故鄉黨愛之無間言中年
喪其耦再壻於咸陽李氏之門因家焉有子三人
年未壞齒輒教之以詩書開導誘掖不資外師好
仁中司馬試大播華問未幾登第還鄉余方為郡
大合俞李二氏之族黨設榮宴于公堂君蒼顏素
髮醉而起舞新恩具袍笏戴賜花與歌姬數人左

右挾掖馬一郡來觀者咸咨嗟歆豔由槐院大常
選入蓬館昵侍 經幄其季好禮踵兄有詩名亦
以司馬高第雄賢開今夫搢紳士大夫一身已致
休赫而縱子弟於琴棊伎術之中異時祖先之基
業蕩然無遺者或有之其視君為何如也俞氏之
先世不甚顯自君之子孫其昌矣字君之未卒郡
以尊年聞于朝卒之明年四月將仕之命始下嗚
呼可哀也已君前配陳氏司直普祥之女後配李
氏錄事節之女三男四女並李出好仁其長也好
仁娶李敏道女生二男曰璵曰璿好義娶朴碩女

生一男曰珩好禮娶劉永壽女長女適某次適某
二女在室以明年十月某日寔于某原銘曰
不能自膏而發於嗣芥藻德學方將未已人或不
知以為駢角我明其自用誌茲石

金處士孝門銘

成化十八年壬寅春前執義金先生孟自清道遺
其子驥孫駟孫從余問學且以書索銘其先君子
孝行之碑其言曰先公諱克一金海人也金海故
金官國始祖首露王前史不詳其所自出以為金
卯入金合從天而降遂以金為姓傳至十世末王

仇亥以其地降附新羅子孫皆從大角千金度信
乃其後也居故國者世為州吏高麗時有名管者
始應科目登于朝管生文淑經德齋生文淑生仇
都制庫判官仇生潛義興縣監是吾先公之考也
公幼有至性祖父閑居鄉里凡有出入必奉杖履
以隨跬步未嘗離祖父晚年畜二妾祖母朴夫人
有不協意往往不食公繼八年亦不食符其飯亦
飯祖父日以琴歌飲博自娛或繼以夜每食公手
具饌羞必有酒肉與吾先妣相儆戒思所以悅耳
目樂心志者無所不至永樂丙申春祖母病疽良

苦公親吮其血而愈及秋以他疾終合勺飲不入
口幾至滅性卜葬于豐角縣之境距家三十里仍
廬其側每朝夕奠後必以草履徒步來省父所而
返雖隆寒暑雨不少懈也越五年庚子祖父寢疾
泄利不常公意其為嗜酒爛腸所致貯之器埋于
地尋出嘗之知必危大戚及歿合窆于祖母之兆
哀毀踰前喪每晨夕伏墓側逮闇不止有席來蹲
其傍不怕餒之以祭所徹之食去而復來未嘗為
害里人異之自居廬以來凡關家事皆置不問直
杖不出洞口既服闋奉事祠堂益虔得異味節物

不薦則不敢食待客應事雖倉卒未嘗坐父母平日之坐事二庶母加於父在時飲食衣服所資畢給及死葬送盡禮心喪至期每遇時祭必以紙錢紵焉公性恬靜不求仕宦公外舅嘉善漢城府尹李公暎方在朝勸公仕公辭以親老不願一日離也遂終身白衣唯日日淨掃一室整冠危坐讀小學書教子弟必稱張公藝以勉之與里中人作睦族契凡禍患相恤昏冠相慶春秋吉日徵逐宴遊俱有節目鄉隣執友之死必以情好隆殺其吊賻且不進酒肉雖於婢僕賤微亦然故一旬肉食不

過二三日享年七十六而卒前郡守李椅具實狀聞于朝後郡守趙欽承朝旨旌其閭孟令謝事還故丘慨公之行不錙于石無以昭焯于後世願君筆之以慰我顯親之冊悃焉宗直拜而復曰孝為百行之首公之純篤如是可與曾參黔婁頹頽於千載矣吾聞有德者必有後既有先生以為之嗣而先生昆季之子又將嶄然出頭角趾美其業者不一是能有後矣宗直無狀幸今謬玷太史氏之列記載其事也况長者有命敢辭諸遂錄先生之書而係之以詞曰

人有懿行孝莫為先誰無父母鮮矣克全金官遠
裔乃有斯人昭齒秉誠白首愈新參乎不愧婁也
思齊神物亦感來衛其棲二庶之終心哀以期茲
皆大者其餘可知公藝百忍公則裕如一旬九蔬
豈勉彊且潛德有報繫天之定有子有孫聲實俱
稱宜其引之袞袞公卿我作此詩為勸孔明

雞川君孫公墓碣銘

公諱昭字日章雞林孫氏實大樹部之遠胄也曾
王父諱玄儉檢校中樞院副使王父諱登贈戶曹
叅議考諱士晟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嘉善大夫

搗穀
作瀉

兵曹叅判雞城君妣曰貞夫人權氏雞城能奮起
鄉由卓然樹立公生而英敏孺染庭訓已卯春嗣
登賢科選入承文院漢文寫咨為儕輩冠時雞城
除知事公在南床父子為同官一院以為羨談累
遷博士轉承政院注書癸未春魁文藝試陞成均
注簿俄移司憲監察進兵曹佐郎丁亥春拜宗廟
署令夏李施愛反於吉州朝廷討之平虜將軍朴
仲善舉公為從事時公之兄旭奉使到底與為賊
所戮公庶幾求其屍欣然無難色在軍中能贊籌
畫仲善遂以濟事得旭積屍之中返葬故原凱還

策功二策為精忠出氣敵愾功臣錫之士田戚獲
超授內贍寺正未幾陞通政章服易觀己丑夏以
親老乞外為星州牧使考滿召拜工曹叅議冬陞
嘉善爵雞川君因贈三代明年夏又乞拜安東大
都護府使丙申冬又乞拜晉州牧使公廉明慈恕
且長吏材連治三大州其故始終如一吏民至今
有去後之思為晉州之明年丁父憂庚子春服闋
復封君公在服中積毀成疾至是浸重謁告還安
康縣之村墅醫治不效甲辰二月上章辭職

上特命依佐命功臣長興府院君馬天牧之例許

退休而祿俸仍舊三月初七日甲午卒年五十二
贈謚襄敏公官庀葬事贈賻如式公娶豐德柳氏
生五男曰伯暉曰仲暉曰叔暉曰季暉曰閏暉女
三長適進士琴元亨先公死次二人幼以甲辰六
月二十七日葬興海郡達田里禱陰山之原既卒
事碣于墓伯暉等以書請銘於同知中樞府事金
宗直宗直再與公同科第又同選承文院遂為三
十年之執文知公為詳義不可辭銘曰孫啓大樹
其來綿綿將二千載公又赫然擢由桂籍形在凌
烟原隍之哀首丘言旋三州去思久而新焉所羸

畢齋文集卷之二
者德所少者年不及于交何辜于天刻詩墓石以
喻後賢

遊頭流錄

某生長嶺南頭流乃吾鄉之山也而遊宦南北塵
埃汨沒年齒已四十尚不得一遊焉辛卯春持左
符于咸陽頭流在其封內窵然蒼翠舉眼斯得而
凶年民事簿書倥傯二期又不敢一遊焉每與
俞克己林貞叔語此未嘗不介介于懷今年夏曹
大虛自閩東來從余讀禮及秋將返于庭闈而求
遊茲山余亦念羸瘵日增脚力益衰今年不遊則朋

年難卜况時方仲秋靈糶已霽三五之夜翫月於
天王峯鷄鳴觀日出明朝又周覽四方可一舉而
無得遂決策遊焉乃邀克己共大虛按壽親書所
云遊山具稍增損其所賚十四日戊寅德峯寺僧
解空來使為鄉導韓百源請從遂歷嚴川憇于花
巖僧法宗尾至問其所歷阻折頗詳亦令導行至
地藏寺路歧舍馬著芒鞋策杖而登林壑幽窅已
覺勝絕一里許有巖曰歡喜臺大虛百源上其巔
其下千仞俯見金臺紅蓮白蓮諸刹訪先涅菴菴
頁峭壁而構二泉在壁底極剛墻外水自半巖缺

助津溜而落盤石承之稍坳處澹然渟瀆其罅生
赤楊龍須草皆數寸傍有磴路繫藤蔓一條于樹
攀之上下以往來于妙貞及地藏宗云有一比丘
結夏孟蘭罷後雲遊不知所向種小瓜及蘿菹於
石上有小砧杵糠粒數升許而已訪新涅無僧亦
負峭壁菴東北有巖曰獨女五條離立高皆千餘
尺宗云聞有一婦人累石巖間獨棲其中鍊道冲
空故為號云所累石猶存栢生巖腰欲上者搃木
挽其栢迴繞巖闕背腹俱盪磨然後達其頂然不
能辦命者不能上從吏王崑從耳山能上而超足魔

手予嘗往來山陰望見是巖與諸峯角出若柱天
然今而身跨茲地毛骨慄然恍疑非我也稍西迤
抵古涅菴日已曛矣議論臺在其西岡克己等後
余獨倚杖于三盤石香爐峯彌陀峯皆在脚底空
云崖下有石窟老宿優陀居之嘗與三涅僧居此
石論大小乘頓悟仍以為號少選寮主僧荷衲來
合掌云聞使君來遊何在空目僧休說僧面稍赤
余用蒙莊語慰藉云我欲煬者爭竈舍者爭席今
寮主見一野翁耳豈知某為使君空等皆笑是日
余初試險步幾二十里極勞憊熟睡夜半而覺月

青疑
布舊

色吞吐諸峯雲氣騰湧余默慮焉已卯黎明益陰
翳寮主云貪道久住此山以雲卜之今日必不雨
余喜臧擔夫遣還出寺即行蒼藤深菁中大木之
自斃者顛仆于礎徑因為略徇其半朽者技條猶
拒地若行馬然挽出其下度一岡空云此九隴之
第一也連度三四得一洞府寬閑奧邃樹木蔽日
蘿薛蒙絡溪流觸石曲折有聲其東山之脊也而
不甚峭峻其西地勢漸下行二十里達于義吞村
也若携鷄犬牛犢以入刊木墾田以種黍稷麻菽
則武陵桃源亦不多讓也余以杖叩澗石願謂克

已曰嗟乎安得與君結契隱遁盤旋於此耶使之
刮苔蘚題名于巖腹度九隴訖便由山脊而行行
雲伍拂筭子草樹不雨而濕始覺去天不遠也不
數里循脊南乃晉州之地也烟霧瀰漫不能眺望
抵清伊堂以板為屋四人各占堂前溪石上小憩
自此至永即岵道極懸危正如封禪儀記所謂後
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攀挽樹根始能下
上日已過午始登岵自咸陽望此峯最為峻絕到
此則更仰視天王峯也永即者新羅花即之魁領
三千徒遨遊山水嘗登此峯故以名焉少年臺在

峯側蒼壁萬尋所謂少年豈永郎之徒歟余抱石
角下窺若將墜也戒從者勿近傍側時雲霧消散
日脚下垂山之東西豁谷開豁望之無雜樹皆杉
檜松栝槁死骨立者居三之一徃徃間以丹楓正
如圖畫其在岡脊者困於風霧枝幹皆左靡拳曲
雲髮飄颺去海松尤多土人每秋採之以充貢額
今歲無一樹帶殼苟取盈則吾民奈何守令適見
之是則幸也有草類書帶柔韌而滑可藉以坐卧
在在皆然清伊以下多五味子林密而到此無之
只見獨活當歸而已歷巒踰嶺傍有船巖宗云上

古海水懷棄時船繫于茲巖而螭鱗過之故名余
笑曰信汝之言其時生類盡攀天而活耶又並脊
南登中峯山中凡隆起為峯者皆石獨此峯戴土
而端重可以布武焉稍下步憇馬巖有泉清冽可
飲值歲旱使人登此巖踳躡便旋則必致雷雨余
前年及今夏遣試之頗驗晴時乃登天王峯雲霧
翳勃山川皆闇中峯亦不見矣空宗先詣聖母廟
捧小佛呼晴以弄之余初以為戲問之云俗云如
是則天晴余冠帶盥洗捫石磴入廟以酒果告于
聖母曰某嘗慕宣尼登山之觀韓子遊衡之志職

事羈纏願莫之就今者仲秋省稼南境仰止絕峯
精誠靡阻遂與進士韓仁孝俞好仁曹偉等共踉
雲梯來詣祠下屏翳為崇雲物饒餽遑遑悶悶恐
負良辰伏焉聖母歆此洞酌報以神功致令今日
之夕天宇廓然月色如晝明日之朝萬里洞然山
海自今則某等獲遂壯觀敢忘大賜酌已共坐神
位前酒數行而罷祠屋但三間巖川里人所改創
亦板屋下釘甚固不如是則為風所揭也有二僧
繪畫其壁所謂聖母乃石像而眉目髻鬢皆塗以
粉黛項有缺畫問之云 太祖捷引月之歲倭

冠登此峯斫之而去後人和黏復屬之東偏陷石壘
空等所弄佛在焉是號國師俗傳聖母之淫夫又問
聖母世謂之何神也曰釋迦之母摩耶夫人也噫有
是哉西竺與東震猶隔千百世界迦維國婦人焉得
為茲土之神余嘗讀李承休帝王韻記聖母命詵師
註云今智異天王乃指高麗太祖之妣威肅王后也
高麗人習聞仙桃聖母之說欲神其君之系創為是
談承休信之筆之韻記此亦不可不徵矧緇流妄誕
幻惑之言乎且既謂之摩耶而污蠱以國師其褻
慢不敬孰甚焉此不可不辨日且昏陰風甚顛東

西橫吹勢若撥屋振嶽嵐霧全入衣冠皆潤四人
皆枕藉祠內寒氣徹骨更襲重綿從者皆股戰失
度令燒大木三四本以熨之夜深月色黯黯喜而
起視旋為頑雲所掩倚壘四瞰六合瀕洞若大瀛
海之中乘一小舟軒昂傾側將淪于波濤也笑謂
三子曰雖無退之之精誠知微之道術幸與君輩
共御氣母浮游混沌之元豈非躡歟庚辰風雨猶
怒先遣從者於香積寺具食令披徑路來迎過午
雨少止石缸滑甚使人扶携椎轉而下數里許有
鐵鎖路甚危便穿石穴而出極力步投香積無僧

已二載澗水猶依剖木潺湲而落于槽窓牖關鎖
及香槃佛油宛然俱在命淨掃焚香入處之薄暮
雲靄自天王峯倒吹其疾不容一瞥遙空或有返
照余舉手喜甚出門前盤石望蔭川蜿蜒而諸山
及海島或全露或半露或頂露如人在帳中而見
其髻也仰視絕頂重空疊嶂不知昨日路何自也
祠旁白旆南指而颺蓋繪畫僧報我知其處也縱
觀南北兩巖又待月出于時東方未盡澄澈復寒
凜不可支令燒楮拙以熏屋戶然後就寢夜半星
月皎然幸已曉日升暘谷霞彩暎發左右皆以余

困劇必不能再陟余念數日重陰忽尔開霽天公
 之餉我多矣今在咫尺而不能勉強則平生芥滯
 之胸終不能盪滌矣遂促晨舖褰裳徃往石門以
 上所履草木皆帶水凌入聖母廟復酌而謝曰今
 日天地清霽山川洞豁實賴神休良深欣感乃與
 克已解空登北壘大虛已上板屋矣雖鴻鵠之飛
 無出吾上時因新霽四無纖雲但蒼然茫然不知
 所極余曰夫邀觀而不得其要領則何異於推夫
 之見盍先望北而次東次南次西且也自近而遠
 可乎空頗能指示之是山自北而馳至南原首起

為般若峯東迤幾二百里至此峯更峻拔北蟠而
 窮焉其四面支峯齶壑競秀爭流雖巧曆不能究
 其數見其雉堞若曳而縵者咸陽之城歟青黃膠
 矣而白虹橫貫者晉州之水歟青螺點點庚而橫
 矗而立者南海巨濟之群島歟若山陰丹竅雲峯
 求禮河東等縣皆隱於巖積之中不得而視也山
 之在北而近曰黃石岫曰鷲巖咸陽遠曰德裕陰曰
 雞龍州公曰走牛山錦曰修道禮知曰伽耶州星東北而近
 曰皇山陰曰紺嶽嘉遠曰八公丘大曰清涼東安在東
 而近曰閣岫寧曰集賢州晉遠曰毗瑟風玄曰雲門清道

曰圓窳山梁東南而近曰卧龍川泗在南而近曰瓶要
東曰白雲光陽西南而遠曰八顛興陽在西而近曰荒
山雲峯遠曰無等光州曰邊山扶安曰錦城州羅曰威鳳高山
曰母岳全州曰日出靈岩西北而遠曰聖壽水長或若培
塿或若龍虎或若釘釘或若劍鋌而唯東之八公
西之無等在諸山稍為穹隆也雞立嶺以北縹氣
漫空對馬島以南蜃氣接天眼界已窮不復了了
也使克己志其可識者如右遂相顧自慶曰自古
登此峯者有矣豈若吾曹今日之快也下壘距磴
而坐酌數盃日已亭午望靈神坐高臺尚遠亟穿

石門而下登中山亦土峯也郡人由嚴川而上者
以北第二峯為中自馬川而上者甌峯為第一此
為第二故亦稱中焉自是皆由山脊而行其間奇
峯以十數皆可登眺與上峯相埒而無名稱克己
曰自先生名之可矣余曰其於無徵不信何林多
馬價木可為杖使從者揀滑而直者取之復更盈
一束歷甌峯抵沮如原有楓樹當徑屈曲狀根闌
由之出者皆不悅樓原在山之脊也而夷曠可五
六里林藪蕃茂水泉縈迴可以耕而食也見溪上
草廠數間周以柴柵有土炕乃內廂捕鷹幕也余

自求卽帖至此見岡巖處處設捕鷹之具不可勝
記秋氣未高時無採捕者鷹準雲漢間物也安知
峻絕之地有執械豐蔀而伺者見餌而貪矜為羅
網所絀條綆所制亦可以做人矣且夫進獻不過
一二連而謀充戲玩使鶉衣啜飧者日夜耐風雪
踰伏於千仞峯頭有仁心者所不忍也暮登唱佛
臺巉斗絕其下無底其上無草木但有躑躅數
叢羴羊遺矢焉俯望荳原串麗水串蟾津之委山
海相重益為奇也空指衆壑之會曰新興寺洞也
李節度克均與湖南賊張永已戰于此永已狗鼠

也以負險故李公之智勇而不能禁遏其奔迸卒
為長興守之功可嘆已又指岳陽縣之北曰青鶴
寺洞也噫此古所謂神仙之區歟其典入境不甚
相遠李眉叟何以尋之而不得歟無乃好事者慕
其名構寺而識之歟又指其東曰雙溪寺洞也崔
孤雲嘗遊于此刻石在焉孤雲不羈人也負氣槩
遭世亂非惟不偶於中國而又不容於東土遂嘉
遜物外溪山幽閒之地皆其所遊歷世稱神仙無
愧矣宿靈神寺但有一僧寺之北崖有石迦葉一
軀世祖大王時每遣中使行香其頂有缺亦

云為倭所斫噫倭真殘寇哉屠剝生人無餘聖母
與迦葉之頭又被斷斬豈非雖頑然之石以象人
形而遭患歟其右肱有瘕似燃燒亦云劫火所焚
猶加焚則為彌勒世夫石痕本如是而乃以荒怪
之語誑愚民使邀來世利益者爭施錢布誠可憎
也迦葉殿之北峯有二巖突立所謂坐高臺也其
一下蟠上突頭戴方石闊纔一尺浮屠者言有能
禮佛於其上得證果從者玉崑廡丁能陟而拜予
在寺望見亟遣人叱止之此輩頑愚幾不辨菽麥
而能自判命如此浮屠之能誑民舉此可知法堂

有蒙山畫幘其上有贊云頭陀第一是為抖擻外
已遠塵內已離垢得道居先入滅於後雪衣雞山
千秋不朽傍印清之小篆乃匪懈堂之三絕也東
砌下有靈溪西砌下有玉泉味極甘以之茗茗則
中冷惠山想不能過泉之西壞寺巋然此古靈神
也其西北斷峯有小塔石理細膩亦為倭所倒後
更累之以鐵貫其心失數層矣壬午早起開戶見
蟾津潮漲久視之乃嵐氣平鋪也食罷並寺之西
北憇于嶺上望般若峯約六十餘里而兩足盡重
筋力已竭雖欲往觀不能強也徑由直肯而下道

益懸危攀樹根履石角數十餘里皆此類也面東而仰視天王峯若咫尺矣竹梢或有實皆為人所採松之大者可百圍櫛立嵌巖皆平日所未見既下峻趾二壑之水所合其聲噴放振搖林麓澄潭百天遊魚泚泚余四人掬水漱齒沿崖曳杖而行甚可樂也谷口有野廟僕人以馬先候焉遂更衣乘馬抵實宅里父老數輩迎拜道左云使君遊歷無恙敢賀余始喜百姓不以優遊廢事罪我也解空往君子寺法宗往妙貞寺大虛克已百源往遊龍遊潭余則踰登龜岵往還郡齋出遊纔五日而頓

覺旬次神觀寥廓蕭森雖妻孥更胥視我亦不似舊日矣嗚呼以頭流崇高雄勝在中原之地必先高飭天子登封金泥玉牒之檢外中于上帝不然則當比之武夷衡岳博雅如韓昌黎朱晦菴蔡西山修煉如孫興公呂洞賓白玉蟾聯裾接踵徜徉棲息於其中矣今獨為庸夫逃隸竄籍學佛者之測藪吾輩今日蹤得登覽一遭儻償平素之願而繩墨忿忿不敢訪青鶴登五臺遍探幽竒焉夫豈茲山之不遇耶長詠子美方丈三韓之句自不覺神魂之飛越也歲壬辰仲秋越五日書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a faint horizontal line near the top.

